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定字集卷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賈鉞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錄監生臣劉能

欽定四庫全書

定字集卷十七

元 陳櫟 撰

別集

胡容齋四書發明序

子夙聞新安為朱文公闕里學子必有能傳其學者出
守茲郡聞屬邑之士休寧陳君櫟字壽翁延祐甲寅科
舉初興鄉試與選將會試以病不果行遂老于家得大
肆其力於四書一以文公絕筆更定之本為正而發明

之儒學錄山陰王君汝錫為之校正謂其所編能發宗旨精微而茂隻字冗泛無妨本語徒詳擇不精之弊造物尼之于前而昌之于後不為無意者當今表章理學啟迪士心使盡得觀之而講習有助焉提調學校宣明教化子職分內事也將索而刊之以壽其傳其于世教亦豈小補哉泰定三年丙寅六月朔旦正議大夫徽州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邢臺容齋胡元序

曹弘齋四書發明序

自朱文公四書行世學者童而習之或病其不能驟通也為語孟句解取集註語裂而附之刊本如麻數十年比比然其體弗類且於一章大旨闕焉休寧陳君壽翁為論語訓蒙口義以示曾涇曰吾以是詔其子若童子生句釋之章旨亦具不敢繁欲訓蒙也不敢求異一本文公之說涇得壽翁于文字間斂衽久之恨未識其面一見心降亟讀之其于文公之說如李光弼代子儀軍營壘士卒靡幟無所更而氣象加精明焉壽翁于是為

文公忠臣矣集註外元有或問其後又有勉齋黃公通
釋壽翁疏而貫之且不費辭是其可尚也已卷首學習
孝弟二章聯以警語殊有理於上智下愚不移謂是只
言氣質非言變化氣質大是清峭他皆此類至山梁雌
雉上下文一段能坦然明白通言之又可喜也予所見
僅九篇窺豹一斑如此壽翁寶之豈惟可以訓蒙將白
首紛如者亦為之醒然涇其一也安得併二十篇借抄
一通用自怡翫以授城南之讀元貞柔兆浞灘之歲春

上丁里晚學曹涇拜手謹書

曹弘齋深衣說跋

徽士自淳祐壬子歲魏公靜齋克愚來為守始知服深衣蓋由特制賜紫陽生涇在列焉靜齋之先君子鶴山先生精於經是必合法自是同儕轉相倣慕人具一通學校期集用准襴褕以為簡便然習而不察一仰成于縫人行之且五十年而子亦六十七歲耄矣其不察猶夫人也陳君壽翁以舊說見教訓故叙次若出于其自

為言而未嘗不本之先儒要其歸于經意卒無背也其為說字字研審其大節目則曲裾圓裾之辨衣裳幅數連屬之當令人一見煥然至于以二句十四字為續衽鉤邊之訓酷似孟子說詩例比呂氏尤為峻潔而鄭氏之云亦可因是推之以還本旨然微壽翁鄭意晦矣嗚呼茲古大人格物之學也人人于讀書遇事平心而玩觸類而長如此亦何經之不可窮何理之不可通而何事之不可處哉豈特深衣一節也大德庚子秋八月弘

齋曹涇跋

龍廬陵增廣通略序

新安俞子懋氏典戎輶于禾川之上暇日出其鄉先生
定宇陳氏所編通略一帙以示予曰先生此書明白簡
要將便學史者之初今鈐諸梓以行于時子為我序之
云惟司馬文正公資治通鑑一書扶持人極有光諸史
至矣備矣而朱文公通鑑綱目實據夫司馬公之書且
示夫書法焉二書行世炳若日星然而學者非假以年

歲之積微辭奧旨亦孰見其涯涘哉今觀夫通略之編起于伏羲之世迄于宋祚之末其于歷代帝王之行事世系之源流人品之高下與夫治亂之跡脩短之運莫不撮其精要之語而繩貫之簡則不至于脫畧易則不至于放失使盈架之書若可以探諸囊歷代之事若得以指諸掌于初學誠為有補雖然陳先生者朱夫子里人也子懋與先生又同里而子懋以文士即戎于吾邑當軍事從容之時而獨能致力于史學使君子之道得

以淑諸人鄉先生之書得以傳于世賢哉子懋之用心也吾邑有水窓先生劉益友氏所撰綱目書法若干卷有功于朱夫子昭昭矣其書行于海內六十餘年鄉邑溝燬煨燼相望雲幸以老病歸山不能為水窓新其板籍收其亡書使得與新安諸書並行于世惜哉今雲為子懋序之者適有以寄愚之恨云前福建等處儒學提舉廬陵龍雲謹序

胡雙湖與先生書

日率易奉狀隨領教答三復無厭垂報目疾作楚張堪
損讀一方妙甚某弗及知誤投謬作致使增劇愧以萬
也今想洗光咸池之日月矣尚惟刊曉慰此拳拳所和
敬存詩大好末意正得朋友相與之道但青眼目成莫
啟其疑心如何尚未附行也大成殿記難看文晦看出
方妙後生難與讀通釋貼出見教者五行不得土不能
各成一器蓋以質言形而下之謂之器是也非指器用
之器言河圖言行合者如一與六合乃水行之類洛書

言位合者如一北九南乃方位之類恐作者之意是如
此分今後惠書告免師席二字某與先生為斯文至交
只當以兄弟之情相與才過一字便非所宜蒙也至禱
至禱日來理會史要每作一代看已分明却一二日內
不肯下筆忽然得勢成又不難必數日方成亦自莫曉
尚惟有以警策之幸甚

又與書

某端肅加拜申定宇先生集賢尊契執事台座前某爰

已冬師易拜書納交于執事甚懼厯略甲午仲夏甫得拜領三月初六所賜還教披味無慮十數亟題其後曰子讀定宇陳君所答書繾綣之情箴規之意匡救之心流動筆端使人把玩不能去手余朋友交際多矣愛不忘規未有如斯人也孔子曰益者三友今于定宇乎見之何當決此片雲抗手奉呈大雅之編考評叩擊求為真是之歸之為尤決也姑識之尚猶他日宿此意于臆臆兩年矣今茲雅頌已成所得益多欲一携呈莫果前

月半後賀強翁提舉望鱣堂僅餘一舍極謀前詣因循
意莫能遂願不通之咎難以自文奎璧麗天惟加額首
某所作雅頌一是本義規模集傳之下次以附錄又次
纂註間又次愚謂區區不堪泥毛鄭以來舊說只是因
本來字義涵泳其旨意為之訓釋如牛羊腓字之引易
咸其腓訓之為足肚如崇墉言言引于時言言訓為言
議如有周不顯與不顯不承於乎不顯之類皆只解作
不顯意味似覺深長如履帝武敏歆意欲本嚴氏旅毛

氏之說附于後其間文義尚小有不同于嚴氏此類尚
多未易枚質之得與經存亦頗以為通暢獨恨未能一
一求教于執事以定其可否耳今決擬開正入閩分付
刊印彼中幸有熊先生者可以相訂決不敢輕易也昨
所賜高和實為絕唱第某不敢當重不敢當耳圖書辯
細膩詳密無毫髮遺恨真可為紫陽夫子吐氣亦可少
見吾易之有人矣陽虛陰實之說尤為謬妄何異老佛
異端之學某見亦作一辯以排之恨無孟韓筆力推陷

廓清以羽翼吾聖人之道耳謹此求教過尊日後有未
盡處更乞為之協力以濟尤妙尤幸某詩解見謄去數
段如不合尊意便干直以賜教無回護無隱默是所望
于吾定宇之賜也即當改正不敢諱疾忌醫惟先生首
肯之立竢立竢等于台焰某頓首再拜

胡雲峰與先生書

某頓首再拜路教聘君老先生定宇函文前月半間嘗
奉書相答且再四囑之伯敬毋致浮沉今未審已徹尊

覽否惟是草率深虞不謹老先生恕之可也茲因族家遣人取齋心聞之已更深矣老眼燈前愈覺昏花拜此彌覺潦草然有此的便坐失之又不可所呈前書請教切干一一批示求借老先生所著四書就付齋心以來尤幸尤幸或簡帙重大權且教以庸學可緣某借閱為通旨一書必欲得老先生者附于諸家之列切乞勿外某顛竅之惟是年來老成凋謝老先生斯文碩果某不得以時叅請是自棄也幸而族家託眷名閭往還不乏

尚干因風賜教有一鞭其不逮是所願望或者不賜鄙
斥惠然為諸生一來尤所願也臨楮不勝拳切菊花將
開伏干為晚節自重伏丐尊悉

又與書

某伏自初夏辱尊翰念欲奉書以報乏便弗果賓陽來
甚喜謂此便最的暨其歸也又莫之知以故凡欲言者
鬱鬱不得吐然而尊仰則不昕夕間也此月薦承教墨
謹畫一拜復于左

一明經課文煩目添鑿揭曉後遠朋競來觀錄莫不喏
喏然稱嘆曰年將七十而所評諸卷自首迄尾蠅頭
細字批過何其眼力之老而明如此也是是非非無
一字差前前後後無一卷舛何其心力之精且健如
此也使鄉試會試有考官如此何患無奇材者出耶
公論如此非某一人之私此等處正自用諛之一字
不得某不敢也

一預賞名姓經疑第一吳性初鄉間羅田人胡敬存高

弟亦嘗從游于炳文第二名胡德弘某姪孫也向者
所取醉經兩次魁選即其人是也第三名王鶚仲儀
之子四五六陳子文金復初朱升第七胡仁壽某曾
姪孫第八名程興賢第九孫祖皆鄉間人第十王伯
翥德興人第十一俞闡此却饒州老儒王葵初之筆
去年饒有課試卷子極多某司評此生書易居魁
亞其人可知矣今先生批其一問云所見端的與區
區寫註疏者不同二問云非有所見不能合二章而

一之于是知其所見與先生略同私自以為喜王希
旦俞明葵初饒州德興人有易學摘編

一仙鄉所發卷子某恐尊見以為疑故有撥出此數卷
之說今考評至公至明有何可議者詳觀陳子文及
朱兄經疑雖置魁亦可也前幸在郡泮得觀諸兄之
文懼其失之太多今能簡淨如此可喜可喜有王伯
麒者云此兄欲來訪果然尤幸尤幸

一所取真如稱上之稱過銖兩不差但經疑第一中有

二句云曰時者自艮卦時止時行得之曰權者自巽
以行權得之某未免僭越為除去此二句蓋謂權者
孟子意自夫子而得可也若時中與時止時行皆夫
子意雖是小疵要必去此方為無瑕之玉況此篇無
此二句文義正自足未審尊見以為何如乞報示為
幸

一承下問曰本義乾九二剛健中正莫是剛健得中誤
筆作中正如何某謹答曰凡言九五剛健中正六二

柔順中正者易之正例也乾九二剛健中正者變例也程子曰中重于正正有不中中無不正本義蓋取諸此然又非特程子意也爻之為九二者凡三十有二乾九二其始也未濟九二其終也未濟云云非正也夫子曰中以行正况乾六爻皆言聖人事九二龍德正中本義以剛健中許之恐非誤也尊見以為是
否乞批教

一承下問曰九三爻下云云某謹答曰按本義云九陽

爻三陽位重剛不中在下之上乃危地也此全是解
厲之一字蓋以三之地位言其有厲之象也乾本是
剛之純健之至九三居上下乾之間又以剛居剛性
體剛健所以有乾乾而惕之象也三之象也三之性
體如此而其地位又如此故有乾乾之象有惕之象
厲之象本義于文只得摠此三句而言之于惕若句
絕正自不相關也尊見以為是否乞批教

一炳文生後于先生一年體力倦甚無有足疾尊翰所

謂聞道之不深信道之未篤者政為某發僭越作本
義通釋外常為啟蒙通義又為六爻反對論及二體
相易論凡五十八篇併序六十篇但未得求正于有
道常以為恨年來老成凋謝異郡有蔡初異縣有先
生不得以時參請如之何如之何外又見四書纂疏
及集成多有差謬於是自習為一書曰四書通旨較
之集成又添得數家惜不得先生發明編入一家倘
有的便樂教幸幸如沐不外乞示庸學容以次請領

也某至祝至祝

一秋高氣清倘蒙先生不賜鄙外特與降臨書堂某當
深衣率諸生立館下以聽文公玉山之講以聽象山
白鹿之講亦斯文一大幸也玉湖于先生之意甚拳
拳特令某拜此以請惟先生惠然肯來幸甚幸甚某
下情不勝顯俟之至

一某每以尊墨愧汗如洗某拜答此書欲謹而率益體
倦不覺其字之欹斜眼花不覺其字之大而潦草也

惟先生矜而恕之尊墨已呈之玉壺仲儀皆同此附
問起居明經諸生見某作此書有望先生俯臨之意
皆預為欣躍惟先生惠然幸甚幸甚涼意方新伏望
為斯文自壽并干尊炤不備

一蒙問及族弟名字此弟小名清哥名醇父字清父少
某六年戊午生十一歲從某學七年而過革命醇而
敏讀書亦稍多察理亦稍密制行亦無可非弟兄中
可與斯事者也因下問仰見公好善求士之意故詳

及之

胡雲峰與先生書求考評

某頓首拜覆定宇先生尊右伏自體仁堂相與問答後
不貢起居者餘兩載暨明經小試乃沐書教留之凡格
每一展玩如在春風中喜可知也此試應者甚衆司評
實難其人蓋能明一經者有之兼明諸經者甚不多見
士林公論皆以為未有如老先生者庸是玉湖總管特
令拜此申懇切干留聽蒙所發二十餘卷若有可魁不

必嫌疑祁奚舉子未有非之者况此小試不過友朋間
相與琢磨有何疑焉如必以此為嫌乞存此二十餘卷
某自當銓次以附于先生所評之中卷子見此發去便
乞過目仲春月末玉湖自得專緘以請以謝其詳託賓
賜面稟切干勿外未間伏丐為斯文珍重不備

再與書

某迺者草草上狀深虞不謹先生非惟不督過之且諄
勤賜以回翰讀之再四愧感愧感惟是玉湖飯依之故

胡辱峻却如此且先生嘗為醉經題品者再獨不能一
為明經示教乎玉湖特特拜書萬告留聽竢考評畢又
得再書以謝某不勝至禱至禱外去歲賓暘之來僭以
通釋為餽不知過沐賜之尊覽某思之有二罪先是不
能上求是正而遽爾公傳道之一也及賓暘回侍時不
及拜書請教二也宇宙間未有之奇書斯言謂之戲之
則可耳不敢當不敢當缺二板當俟後便印去某所望
于老先生者其一字之謬或一語之愆悉望指示一語

聞則一病瘳某非護疾忌醫者楮有限伏乞尊悉不備
王仲儀與先生書

某頓首再拜定字國博同年文去春承附問極感記存
累欲奉書不知郵便遂契濶如此近抵槃川知玉湖主
人以文字干藻鑑此先生餘事耳何多讓之有玉湖見
親拜緘致懇便望奮筆去取次第之此理至公質諸聖
賢而無疑悠悠之談無足恤也何時展晤以罄懷仰惟
厚為斯文自壽不宣

胡玉湖與先生書

某頓首再拜學士聘君定宇先生某屬饜大名無由叅
覩惟斯文先覺學者範模比以文會騰編上下考正家
叔拜字代伸拳拳矣隨準回教未沐慨然雖信謙尊而
彌光實失仰高之初意惟是僭修稟幅而固請之鑑空
衡平之下妍醜重輕孰能遁其毛髮銓裁天下士可也
于此何讓焉進退昭然以示矜式干瀆清崇臨楮悚悚

曾弘齋答先生書

某七月十六日拜狀後頗擬上丁可以望塵謹伺之不
值也鰲峰之作決無出其右者其評如何決賞曷以某
七月七日来館後整襟細讀嘗信筆數句贊之本欲以
示兒輩今不易一字僭越舉似其語曰引胡氏據朱氏
先泛引春秋前後以開其端次就春秋詳悉究竟以伸
其說又次旁次周禮以佐其辨又次併就四代禮樂放
鄭聲一併以餘力及之以足其理遂以數句斷之無疾
聲大呼而至論不可破雖舂容大篇而一節一句一字

不可刪學廣識高思精筆健足以行世傳後鰲峰一魁
何足以酬之某八月三日點書圈抹後謹書于此俟示
兒孫輩復之熟之以為窮經作文之法以上語可以表
某敬服之真老泉曰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嗣有拜
侯之便此抄在手尚可呈似茲不能改造綺語為諛却
未知說得是與否耳一笑領之此月十九日舍弟緘至
賜文一宗專書一語義上六篇和詩一弁所惠舍弟和
詩亟拜并讀如行山陰道上應接不暇感喜何可名今

書答如下

一語義之賜豈惟可以示諸孫受讀某與二兒亦得拭目以開心胸千感萬謝驚股之封此願由中茲前未能耳

一賤生之日所追賦俚甚舍弟敢以過匠日至厯屬和所押身賓孤咨陽遲詩等字皆切本意而出人意表所畀舍弟者稱是當重緹襲之或示人以為榮事禮合用韻為謝茲且以報書為至敬

一與點之作大意雖通尚覺文字輕淺見褒良溢嗣當請教

一虛谷集當從中全問帑數工墨費以報旌城君子亦未至也已上大略答所問如此

中全虛谷長子也

就有懇某與執事生年爭不多自量所挾遠不逮而台翰一用事師事父執之禮實恐折福嗣告裁緘如雁行肩隨可也某拜識若晚而相好有真不異平生至契區區性理之僻曲謹之愚似于執事有偶同者似得窺斑

漱潤于文字間又不異骨肉至好蘓源明曰不幸生衰俗所不勝者識元紫芝也某豈任榮艷注寄之至歲事向晚除日已前音問盡且止此乎梧山先生台候清佳茲遂為松蘿山中貞元朝事獨負也敬羨敬羨茶次引忱不宣

胡玉湖又與先生書

雨中有客來訪藥香滿袖徐出台緘見示再三復之如親聆藥誨不翅也喜極感極我輩居文公鄉孰文公書

自是本分事今能使舟車所至人力所通者皆家傳而人習之斯道一大幸也我輩之喜又當何如某老矣欲出而應自覺山林之味長功名之念冷欲不出則四十年之抑鬱今幸一旦如此深恐有負明時無之文體當一變庶可為後學矜式在先生與某輩恐有不能辭其責者何當胥晤相與細商之也昌黎所謂惟吾崔君一人而已者先生亦未宜多遜承諭及舊年賞試常邀請石潭董丈來為銓次董丈名秀實年六十餘舊常代人

入太學謂鄉舉前輩似此甚不易得也金榜錄呈六百
卷中僅取三十有九名而先生所發至者已中其四預
賞者三耳小學亦復居亞有閑必先是足為鄉試之識
矣近者鄉間諸友以二文字來求評某各為作一篇漫
寫呈似蘭叟回千萬賜以台翰庶慰拳拳齋會後自當
遣人報謝并送薄賞或者台車不屑一來則如此來則
又幸幸也天氣清和猶未甚熱不知執事者以為何如
某脚氣發作拜字殊覺不謹胸中欲言何限不能吐萬

分之一春季題并拜呈未間切乞倍加珍嗇以需魁擢
不備

又答先生書

炳文拜覆路教定宇鄉先生尊右前月十八日令嗣惠
訪袖示尊墨披誦再三愛我教我之意薰然于言辭之
表欣感可知今嗣粹然如玉綽有父風疊疊談論令人
聽之忘倦於是無斂某豚犬之不肖耳惟是得書之日
某不在明經比其歸也今早已回綵侍以故不及拜答

某過矣中間一一處皆不能滿某之意某又過矣叢是二者而誅之某何辭所恃者大度有容交情有舊始以心必不坐以臯茲恃尊愛僭有申覆令嗣留敝曲時嘗與舍姪子成乃尊玉山云鄉先生寓處有兩館端可圖也某聞之甚喜于是遣兩姪孫詣下求推轂之賜姪孫一名宗學皆性純而敏屢年館于外某區區欲其朝夕得侍典刑讀書發明當月異而歲不同以是故拳拳焉惟鄉先生其進而造就之某幸甚幸甚發明某伏讀數

葉真如文公先生之忠臣纂疏集成必得此然後可為
全書何時會晤容某卒業焉尤幸燈下拜此言不
能盡乍寒伏祈為斯文自重不備

張純愚與先生書

皇慶初元年七月下澣晚學番陽張某謹肅拜致書于
定宇陳先生秘書學士足下某嘗聞四海神交惟君曼
一人心切慕之以神交為不易逢也及讀陳正肅公責
沈篇則知公不聞程伯淳大名終生抱愧矧孤陋如某

莫能神交當世竒俊而又不自責沈諸梁可乎其德興
吳園之張氏也先忠定以來紘黃閣節節侯藩代不
乏人自今視之鉄爐步誌耳而累世所以劬躬燾後惟
在志節詞華不許子若孫少越繩準至于不肖承先世
讀書緒業何敢少懈僑居星源之中雲今三世矣郭外
無田牀頭有易弟兄子姪不以非道去貧寧携琴為學
星源抵仙縣僅二百里朋友之客仙縣者不少而定宇
先生天下士乃不相聞問甚哉僕之羞也近者蘭叟程

君來訪圖書所首傳寄聲之勤且辱稱道鄙文某何如
人蒙此齒錄衮褒不覺魂驚神悸面熱發赤其視足下
之博雅好學謙恭待人愧死萬萬蘭叟太醫談足下文
行猶未悉繼之希尹汪君碧雲舒君先後相過乃備道
賢昆玉以斯文自任崇正闢邪貫穿經史子學有舊矣
怡怡之間說說蟄蟄之際自為師友朝家舉遺逸足下
不得為在山雲也聞有語解行世他所著述必不下鄭
夾祭之二十略某何當羽身即即恭拜履絢請問讀書

作文闕紐以豁吾塵襟哉爰自科舉廢士以詩為習倘
能由黃陳遡李杜上及選騷以達三百篇之旨則得風
雅正傳豈不可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而多逐晚唐格
調間務為竒怪至不可以句奚有于涵泳之趣乎奚足
以感良心懲逸志乎外是則或綴拾先儒陳言或自出
已見或作像圖動稱著書將以釣名希爵而于格致誠
正脩齊治平之學茫無實得或又鈎章棘句彙蒐眼傾
耳等語作為碑銘序記以能文辭自名而音吐之中不

聞理致深長徒覺語言棘人喉吻有文句稍順者又只
循時文窠臼無所建明何以儲胸中之經綸何益于後
學有益後學之道無他開之以四書實之以六經諸子
史續續而後略不以雜書蠱其聰明教以為人必使為
天地所不可無之人教以為文必使為天地所不可無
之文庶吾之積學及吾之所以教學者斯無愧色要知
志節為先詞華為後實相源流奈世之可與言此者甚
寡非足下其人不可也親戚雲石昆仲今年托同寮計

所得于左右必多適某出處與之參差未得致緒論今者蘭叟便羽濡毫布此聊謝寄聲自叙責沈之愧且恨不得之于神交也掛一漏萬底裏未罄老天倘欲息吾黥補吾劓則拜函丈自有期若問某平生拙作以不可傳俱不存稿旦晚收拾數篇求教葉氏牧說不記一字矣何以沐文章家反推許之也先生語解已刊望惠一本俾讀之汗出幸甚幸甚令東屏先生大名已耳熟之但未下荊州之拜小兒數年前訪雲石辱止宿計必參

觀矣茶次幸為斥名

又答先生書

某昨辱程太醫傳自寄聲私心喜得此于素不相識之人因欲奉書以誌責沈程丈行速繼托渠宅附達蘭叟再來則某所附書未呈似而羣鴻戲海之帖忽出銜袖盪手莊誦筆畦墨徑宛見典刑喜而且驚雖獲大貝南金不翅也雲石兄昆仲未記小生之先為銀邑人耶伯東伯大吾兄也族間之工時文如二兄者不少而共學

共經能共志同胞同舍作同年二兄之分然耳至不肖
輩于舉業越人章甫何所用哉然講明經學乃家庭夙
訓未嘗不介介于懷誠有如來翰之云者吾鄉自式車
姜介軒先生開其源式車吳菊園先生貢士沈毅齋先
生浚其流提幹許山屋先生考亭山長朱小翁先生式
車齊怡堂先生兄弟太常寺簿汪溪陽先生主簿胡餘
學先生數老先後相續不但文辭古雅而以近思錄為
四子之階梯以四子為六經之階梯必使人人習之適

來雖有較競病弄平仄者彼自彼此自此不相侔也所以自今考川胡康國捐稼田創精舍聘宿儒以主明經書院皆前輩之流風遺俗先生賜教有讀易編書解析衷詩述傳句解禮記集義句解語孟口義富矣哉計平生所得于經學甚侈發明經學甚精深昂杵餘丹可仙鷄犬某舊習書經然于諸經自幼聞之家庭及諸老講明易由伊川論理外文公本義得宗旨矣後之解如蝟毛難以別求其緒科舉廢比來人說易者多于是以名家

又不少要必于本易發得通貫乃可作文公素臣先生
所謂讀易編其即此乎抑別有見乎書解折衷良非易
事先生云書有當解者有不必解者有不可不解者因
其解而折衷之其見必的前是數年嘗與一老友商確
欲作書解提要如中星如閏法如地理如九疇征誓之
言誥詔之旨性命之蘊刑罰之數秦之悔過魯之自治
風氣升降之分帝王讓爭之別華夸紛更之漸俱要區
別只禹貢地理難于臆斷者頗多未嘗經涉看得明白

何可擔當三江一條自不一其說况其他乎以是竟未
脫稿先生折衷必有可傳者何時得一讀之為快某尋
常讀詩只尊朱子集句而鳥獸草木之名參之呂記及
嚴氏耳外此則其何為風何為興何為此先生所謂述
傳句解應有得于言外者禮記非全經不過漢儒傳會
之談先生所為集義句解必有以剖其得失也伏乞賜教謹白

黃求心賀先生發解啟

眷友弟黃某右某啟伏審較藝鄉闈登名天府聖天子

新賢能之詔求江浙之真儒老先生應俊秀之書肇新安之盛事斯文增重吾道有光恭惟定宇先生省元即會狀元學海老龍詞林彪虎文韜光而復燄四十年抱負之需時道大明而寢昌三千字縱橫之待對著書垂世之雅志講業淑人之盛心運際休明氣難掩抑精一危微之旨熟究三聖之淵源忠恕文行之疑大闡四書之闡奧誥詞深厚答問精詳立餘子于下風中有司之高選渺視紛紛之輩獨馳表表之名乘秋月而跨飛蟾

高折廣寒桂趁春風而驟健馬飽看長安花聽會試御
試之蜚聲為大州富州而出色風雲之會日月以需某
幼焉筆硯之同窗老矣雲泥之異路盲人上郡從俗眼
之揶揄諸公登臺為知心而欣忭然此特文章之小效
從茲觀勲業之宏圖敢進祝規相期久遠聞太史奏有
日呈雲色之祥看狀元歸副水打石田之讖惟深贊慶
曷既敷宣

馮伯思復先生啟

安嶽馮坦右坦啟竊以游練帶之水尚欠樞衣枉翠織
之裾首屨銜袖寵賁山公之啟許論坡老之詩此意甚
清其禮則過恭惟齋長新恩出羣孤鶴瑞世一麟道統
有源處晦翁之闕里詩宗嫡派稱後山之故家月書非
特占庠序之先旦評且數推鄉里之重駒隙不堪著眼
塵談一笑掀髯甘安吾道之窮何羨此山之富隱居求
志藏器待時喜聞傑句之驚人快觀盛名之傳世某老
無蟻夢苦有蛩吟吳蜀流離憤歷江山之萬里島郊寒

瘦堪憐風月之一錢帚莫比金字宜覆瓿尚須騰藁仰
干孔筆之刪深愧閉藤徒費郢斤之斫眷言序謝需意
定交謹具啟申謝伏惟薰慈俯賜鑒念不宣謹啟

又復啟

伏以被命橫經已蹈好為之戒搗文銜袖敢當溢美之
辭圭復以還珍藏惟謹恭惟新恩愈著識高而學博詞
贍而氣宏經籍幾百家研究隱奧精微之妙上下數千
載洞明盛衰消長之幾猶懷不自滿之心尚欲廣下交

之益陳安卿之居臨漳郡君實似之韋中立之待柳河
東吾則豈敢愈彰謙施倍覺震兢某冒據鱣堂有愧鴻
石誦子虛之賦徒嘆逸才贈美人之珠莫酬雅意匆匆
攄謝負負矣詞伏乞台照

曾弘齋復先生啟

伏以短書雙燕偶側入于文俳良訊兼金遽單提于譜
引竅鳴蠅其已細玉抵鵲以何奢極佩謙渠稍杼摧謝
恭惟定宇先生大宗為汭者俊休陽源深流長稱門閥

雲霄之句宇定光發兼文字德行之科早抗志于青氈
即研精于黃卷造車合轍待旦枕戈莊鵬運以搏扶垂
當立歲漢龍興而設學是亦亨辰既不為場屋綴緝之
文因得肆彙窗討論之力英詞雄雅餘力滂葩念昔先
人沒而可祭于社施于孫子文而擢第于官併賢書賢
闕之彥踰二十人自一姓一村以來溢十九世匪但杜
鵲吟之可誦何必瀧岡表之能書吐以為經簡而有法
尚興憐于晚末使附語于卷終豈薄領卑官敢向兩尚

書而鼎足或佛經賤氏可在諸先達之後塵葑菲愛隆
瓊瑤報侈高文成于嘻笑足窺綉口之竒華袞以為褒
稱惟覺汗顏之厚某納交差晚託好甚真已嚴什襲之
藏庸效七襄之報讀后山先世之狀允謂重光羞子建
七步之才倘蒙含垢

定宇先生墓誌銘

聖人之學至於新安朱子廣大悉備朱子既沒天下學
士羣起著書一得一失各立門戶爭竒取異附會繳繞

使朱子之說翳然以昏朱子沒五十有三年而陳先生
櫟生於新安生三歲祖母吳夫人授孝經論語輒成
誦五歲入小學即涉獵經史七歲通進士業十五歲為
人師二十三而宋興科舉俱廢慨然發憤聖人之學涵
濡玩索廢寢忘食貫穿古今羅絡上下以有功於聖人
莫盛於朱子懼諸家之說亂朱子本真乃著四書發明
書傳纂疏禮記集義等書餘數十萬言其畔朱子者刊
而去之其微辭隱義引而伸之其所未備補而益之於

是朱子之學煥然以明方是皆惟江西吳先生澄以經學自任善著書獨稱陳先生有功朱子凡江東人來受學盡送而歸之陳先生然吳先生多居通都大邑又數登用於朝天下學者四面而歸之故其學遠而彰尊而明陳先生居萬山間與木石為伍不出門戶動數十年故其學必待其書之行天下乃能知之及其行也亦莫之禦先生可謂豪傑之士矣先生字壽翁其所居堂曰定宇之堂其自稱曰東阜老人唐之季其先有諱禧者

自桐廬辟地新安居休寧之西三十里藤溪之上世多
通人顯士今姓其里曰陳村云曾大父諱伯全大父諱
慶大父諱源長以春秋教授先生孝友剛正動中禮度
不以勢合不以利交四方來學諄諄善誘延祐賓興有
司逼迫就試既與貢當赴春官稱疾固辭其學大抵以
朱子為歸其所嚴事曰黃常甫先生所與游曰方公回
曾公涇以元統三年甲戌二月十有四日年八十三卒
後五日配朱氏七十九亦卒皆無疾其卒也即初昏之

月又以是月癸未合葬所居之後山塋朱氏有賢行家
政無鉅細皆身理之不以勤先生先生得專力於學亦
其配之助也子男二照勲孫男三埜圻基勲圻先卒女
一嫁程怡曾孫男一鑿明年其孤以其父之執汪君炎
泉所為狀介其門人朱燦請銘銘曰先生之學既博而
約先生之行既專而靜不為利疚不為名高杜門空山
與道游遨其書孔富其後孔茂八袞非壽與天地久

定宇先生行狀

先生姓陳氏諱櫟字壽翁定字其自號也晚更號東阜
老人其先蓋有媯氏之苗裔唐末避巢寇亂自桐廬遷
新安者曰禧得地于休寧縣治西南三十里藤溪樂其
山川風土之美家焉歿葬縣南鬲山廟食其地逮今人
稱鬲山府君事之甚謹是為始祖後子孫蕃衍至數千
指在宋時登科及第入仕者代不乏人族益大以姓名
村藤溪之名罕稱焉曾大父諱伯全大父諱慶大父諱
源長皆不仕初大父天寵公田疇甲一鄉降及於曾橫

罹凶禍以隳其業徙居鄉南五城逮考否極未泰而力
學不倦以麟經教授師之者衆有董子下帷之遺風德祐
乙亥五城驛道軍馬經行遂挈家還陳邨先生自幼穎
異不羣族祖通守公慶勉有知人鑑深期之方其脫襁
褓能言祖母吳氏口授所記孝經論語若古文歌詩之
類聞輒成誦五歲入小學所業皆覆記不忘七歲能通
經義比十有五即出而淑人自是刻意躬日勵於學
文以益進同郡溪陽汪公復宋名進士嘗主省監文衡

衆所推服晚年家居品題麗澤課試以先生所課魁四
經二千餘卷老成抑居其下莫敢瑕疵昔猶未弱冠也
咸淳癸酉始就方州試以書經與待補選明年赴江東
混試厄於病不果與試而還又明年乙亥則科舉廢矣
先生於是慷慨發憤惟以著書立言為務於書無所不
讀讀則一一反覆研窮必領其要而後已然必以諸經
為本坐卧諷誦不輟至若朱子四書則貫穿出入尤所
用意涵濡既久簡牘斯形于是語孟有口義書解有折

衷讀易有編釋詩以句六典有撮要三傳有節註大小雅有釋子通鑑則約取其至要於通略則增廣其未備大抵必以不倍先儒之說不失本文之意為主其用心亦良苦矣延祐甲寅科舉肇興肯年踰耳順無復進取意而逼迫于有司之所推選黽勉一就江浙鄉試既試即歸未幾以中選當赴都郡侯勸駕親抵邑郭度不可辭即日上道至行省獲辭以疾而歸杜門著書如故越兩寒暑而四書發明成既而又編書傳纂疏禮記集義

等書其間發先儒未發之旨剖前輩未剖之疑不一而足閩坊購得其本皆刊行於世先生質實重厚剛毅鯁直其平日履操如玉無瑕居家處鄉雖溫然和厚而莫不肅然敬憚於朋友不妄交不苟合然既內交至誠終久弗渝為文不事雕琢而波濤汗漫追配古作者人所問無不即答答即無不詳備以是學者樂從之遊而先生亦能應接不倦各隨其資質而成就之其為學得于家庭之講貫為多最後始從鄉先生黃公常甫遊黃

公之學出于星溪萬菊滕先生滕之先璘珙二伯仲皆為朱子高弟其流風餘韻之在是者得以優游而涵泳之故其所就益精深且醇正也是皆鄉先達方公回曹公涇皆號文場老手先生相與切磋甚為二公所敬服曹公序其論語口義以文公忠臣稱之由今觀之世有纂疏集成雖皆為四書羽翼然語錄無新舊之分衆說有泛切之混章句集註反為所汨沒讀者蓋深病之及發明出而此弊始掃謂之忠臣不亦宜乎炎祖於元統

癸酉秋請先生以所著述求是旨方康強家居指教不
一茲歲館寓相近方祈盡求聞所未聞孰知不疾而逝
嗟乎曩者未及古文之際視書生廉慎如贅疣風俗甚
不古逮今科舉既行儒風大振則前輩凋零已盡惟先
生歸然學者方以為有所師仰而天不憖遺竟止於是
豈不重可痛哉論者以先生懷挹道德不出用於世深
為惜之然託遺經以立言閑聖賢之大道大有補於世
教而無愧於古人不可朽矣他何足計哉以淳祐壬子

三月二十七日實生五城歿以元統甲戌二月十四日
享年八十有三配朱氏生于大族慈柔勤儉得於天性
事上鞠下皆可為法事無鉅細不以累先生而能充廣
基業以裕其後可謂賢矣後先生歿之五日亦不疾而
逝享年七十有九蓋始而合巹終而屬纊比目前後甲戌
二月其偕老如此人以為罕見焉子男二人照勳孫男
三人埜圻基女一人嫁邑士程怡勳圻皆先卒曾孫男
一人鑿先生遵守家法命治喪不用浮屠至於地理之

說尤非所喜嘗自欲卜於所居後山先壠之側及是其
孤從治命以二月癸未穿窆奉兩柩合葬以炎泉于先
生久托好斯文命埜哀痛致辭委以狀先生之行將求
天下之名能文者而請銘焉辭不獲敬為之次其實
如右云謹狀元統二年甲戌二月丁亥汪炎昶狀

定宇先生贊

於戲先生生於宋季長於元初幼則穎悟涉經獵書知
楊墨之惑世傷佛老之異途心乃契乎周孔志擬接乎

程朱古今貫穿理道涵濡遠宗虞夏邇逮泗洙析體用
之毫髮審經權之錙銖補先儒未補之闕論史臣既論
之餘於戲先生圓而不混方而不迂豪而不放謹而不
拘非泥古執滯之文士實天下正大之丈夫知徽州府
事金石拜贊

謝揭學士撰定字先生墓銘啟

伏以學師朱子先美未彰文配韓公豐碑有耀存亡均
感遠邇咸稱竊惟心無古今跡有隱顯故雖心平古學

豈能使今人之悉知蓋由跡本隱居正須待顯者之提
掇况在深山之寒士尤資名世之鉅儒伯牙鼓琴非鍾
子期之聽而孰察左思作賦必皇甫謐之序而始傳固
宜奏流水之音因可貴洛陽之紙斯僅長于一技尤不
泯於千年矧惟先子之存寔竭終身之力耕經獵史人
皆推後進之範模著書立言志欲作先儒之羽翼雖已
流傳而刊布孰能特達而品題恐嘉禾稊稗之同生則
美玉砥砭其曷辨既沒世不無遺恨在嗣子未獲良圖

遂集同門博詢誌墓會謂蘓長公之在宋不輕泛於銘
文又謂柳公權之居唐尤貴重其書字乃憑良友之遠
行特走京師而懇請此蓋伏遇監丞學士曼碩先生西
江派遠北斗望隆一字袞袞燦若分輝於五緯片言鼎
重粹乎致意于諸經抉雲漢以成章驅波濤而入筆遂
託萬鈞之力特榮一介之微不諛匪劉叉之敢譏無愧
豈蔡邕之可比推其餘潤表此新阡足發幽光永傳不
朽其恭承嘉惠無忝所生逝者欣然端可慰還家之鶴

謝誠率爾譬諸存告朔之羊徒知伏楮以懷慙未果詣
門而展敬甚為感佩莫究數陳倪士毅代作

勤有堂記

先師陳先生淳祐壬子二十有四始自縣南五城復居
陳邨又幾三十年積累書會之俸始成新居於阜東之
下而扁其堂曰勤有取諸韓公示兒詩語以詔來昆也
先生未弱冠已蜚聲鄉校里老朱公楚材奇而器之妻
以族女寔協心媿德以成其家政書田筆耒歲之入也

蟄績亦參之一焉是以先生既成其屋廬矣畢婚嫁長孫曾為科第著述為邑里儒者第一元統甲戌先生年八十三妣年七十九先後六日而卒未二十年淮兵起屋以毀壞歲丁未先生曾孫鑿授徒於鄉以前翰楊仲弘之子所書勤有堂記榜揭于寓屋復先生之業此其權輿也歟鑿謂朱升辛勤三十年始有此室廬韓公詩也詩書勤乃有亦韓公詩也觀吾家堂銘者惑而弗辨幸為記以昭之升事先生二十餘年誼莫重焉楚材公

吾曾祖諸從也屬莫親焉宜記者莫我若也鑿以其妣
始居其家則舉先生夫婦成家之故寔勤有之言以為
告者宜亦莫此若也韓公二詩蓋當時士習昔人評之
茲無庸論然以勤而有怠而廢不特屋廬二事為然第
于二事中在吾儕亦不可不知所先後耳子其試之抑
又有進于是者聖人繫易于豫之上六曰冥豫成有渝
無咎于升之上六曰冥升利于不息之貞先生心學有
出于韓公詩語之外此升所得于先生者不可以不告

也少陵贈王砮詩曰我之曾老姑爾之曾祖母鳳雛無
凡毛五色非爾曾子其勉之

定宇先生祠堂記

自徽國文公得河南兩夫子之傳斯道復明於天下及
門之士厭飫其說蓋充然各有得焉顧未一再傳能不
失真者則已寡矣定宇陳先生生文公之鄉岷然起厭
俗學之陋直以公為師其學之博蓋無理不窮卒歸于
至約其行之篤蓋無事不核必底于大中然生當叔季

未有能知其德美者先生亦遊世無悶日以著述為樂
由是文公之言微者彰略者備離之者一溷之者瑩學
者有所恃而不畔於聖人先生之道雖不大顯于時然
紹前啟後之功則有不可誣焉者矣先生家徽之休寧
陳村故宅在焉族人以蕃至四世孫旬居益貧始不能
自存而為里人所據族孫彥威毅然率旬之子洪白有
司請復之知府事福山孫遇及巡按御史甫田陳叔紹
相繼下令俾縣官出公帑歸地于陳而彥威又率族人

性初等鳩材募工建祠其中每歲正月二日合族人等
奠獻禮復本先生意以八月一日祭始祖鬲山府君奉
以配焉蓋于今三十年矣未有記之者彥威之孫縣學
生榮具始末屬之敏政謝不敢當請益堅則慙然以告
曰於戲道未始一日亡于天下而人之獲聞斯道則有
說焉自宣聖以博約之訓畀顏子以一貫之說告曾子
而子思之明善誠身孟子之知言養氣後先立教如出
一揆蓋知之真則其行也達行之力則其知也深兩者

並進如環之循然後作聖之功可圖而道可幾也去聖
既遠百家肆出為世大蠹至程朱氏而後絕學以傳從
事其遺書者蓋多以聞道自詭所謂知之真行之力者
其孰可當其人耶是固有非末學所敢議而百世之下
號文公世嫡則先生其人矣或乃以訓詁之儒疑先生
是豈善論其世者哉彼訓詁者或夸多鬪靡而流于迂
或強探力索而習于鑿或單詞隱語而入于怪間有一
二之得亦所謂偶然之知爾先生之書具在竊伏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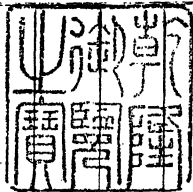
其言約而義精其文贍而味永非有聞于斯道能充然
其若此哉不以真知為學而指訓詁者為知不以達道
為志而推慮慤者為行是何足與論先生而究斯道體
用之大全也哉因先生以求文公溯河洛上窺洙泗圖
無愧于兩間固士之責亦先生所望于學者鄉邦小子
尤不可不勉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人以之又
云毋念爾祖聿修厥德陳氏以之祠成于景泰壬申之
歲力多出彥威而榮興鰲能讀先生之書後當有聞于

時者其追遠嚮道之誠出流俗遠甚法當書之性初以下與有勞費者悉附名石陰邑後學程敏政撰

理學名儒坊傳

布衣陳櫟元儒字壽翁藤溪人三歲祖母吳口授孝經論語輒成誦五歲涉獵經史七歲通進士業十五為人師致力于聖人之學貫穿古今羅絡上下所造精深醇正懼諸家之說亂朱子本真乃著四書發明書傳纂疏禮記集義讀易編讀詩記爾雅釋六典撮要三傳節註

增廣通略諸書為人所賞是厚重剛毅鯁直于朋友以敬
合凡江東人受學者盡歸之稱定宇先生詳見郡誌儒
林傳及揭文安侯斯墓誌銘同邑後學范涑撰



定宇集卷十七

跋

自庖犧氏乾坤二畫肇萬世文字之祖厥後六經四子
炳垂天壤凡君公至于士庶莫不宗奉率由他若騷賦
詞章名家代有雖其菁華藻采亦自蔚然可觀而究不
足以法傳者則以文乃載道之器學者苟於聖賢之道
未聞文即極工終若玉卮無當也新安篤生子朱子由
周張二程上接乎孔孟之統一生著述不下百餘萬言
無一字一句非闡發聖賢理道者故其為文朗如星日

沛如江河屹如山嶽堂堂正正顛撲不破逮子朱子沒
新安士大夫幸生其鄉得聞緒論宋末明初名儒迭出
一時競稱吾郡為東南鄒魯而吾邑陳定宇先生首推
子朱子世嫡焉蓋先生生於子朱子之後僅五十有三
年世邇而居近知真而信篤見當時人士浸淫子靜之
學術龐雜同甫之事功反覆辨析不遺餘力一生著述
亦不下百餘萬言亦無一字一句非闡發子朱子理道
者堂堂正正與子朱子先後一轍如四書發明書傳纂

疏禮記集義讀易編讀詩記三傳節註等書其有功於
經傳不具論即其隨錄有云象山之學寔流為禪專以
覺悟訓學者而詆斥濂溪伊洛有禪家呵佛罵祖意明
眼覷破已使陸無遁形而吾邑後起名為宗朱者尚有
云儒者曰其學似禪釋者曰我法無是為象山分解者
更有著道一編迷惑學人者藉非先生懃懃懇懇羽翼
紫陽後之人雖欲聞子朱子之說其孰從而求之況今
之學者更不可問矣日未覩子朱子之書樂姚江之便

捷信其晚年定論一編反以為朱之初尚不逮陸雖明
季陳清瀾先生著有學部通辨考其年月糾其顛倒足
破誕妄之奸然辨駁頗多發明殊少則人猶未知子朱
子之所以集諸儒大成而上接孔孟也邇年崑山徐司
寇既刻先生尚書纂疏于經解中而先生族孫毅軒書
崖二公今又梓先生文集行世遂使千百世後之學者
讀先生之文確然深信子朱子之所以當尊異端之所
以當黜而由濂洛以溯洙泗無歧途無迷津則先生祖

孫均有功於聖賢道統之傳顧不偉歟抑儀十三世祖
仲翔公諱龍生宋咸淳乙丑少先生十四歲潛心子朱
子之學元至大中為青陽教諭宗祀名宦詳載郡邑志
及家譜實受業於先生之門茲毅軒公又以先生文集
見委跋尾而儀未學小子亦得掛名集中是又寒家祖
孫之私幸不僅為千百世學者幸而已也

定字集跋